

詩歌選

徐志摩 劉大白

王統照 謝冰心

周作人 俞平伯

朱自清 朱湘等著

詩歌選

徐志摩等著

文藝書局印行

詩歌選目次

我有一個戀愛.....	徐志摩	有意.....	朱湘
石虎胡同七號.....	徐志摩	影.....	于廣虞
常州天寧寺開禮懺聲.....	徐志摩	長流.....	于廣虞
她是睡着了.....	徐志摩	飄泊之春天.....	于廣虞
落葉小唱.....	徐志摩	海客底故事.....	劉延陵
朔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	水手.....	劉延陵
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徐志摩	航海歸來.....	陸志章
半夜深巷琵琶.....	徐志摩	又見一種青的野花.....	陸志章
海韻.....	徐志摩	小溪.....	陸志章
雨地想思.....	徐志摩	萬性園底春.....	劉夢葦
小河.....	朱湘	夏日農村雜句.....	何植三
答夢.....	朱湘	農村的戀歌.....	何植三
葬我.....	朱湘	采野菜的女孩.....	何植三

詩歌選

自然底微笑	劉大白	春水	謝冰心
秋夜湖心獨出	劉大白	伊底眼	汪靜之
淚痕	劉大白	別情	汪靜之
整片的寂寥	劉大白	海上吟	汪靜之
郵吻	劉大白	聽淚	汪靜之
秋晚的江上	劉大白	無題曲	汪靜之
微雨中的山遊	王統照	游子	潘漠華
小詩	王統照	撒却	潘漠華
花影	王統照	離家	潘漠華
詩的女神	謝冰心	若迴夜歌	潘漠華
假如我是個作家	謝冰心	落花	馮雪峯
紙船	謝冰心	清明日	馮雪峯
倦旅	謝冰心	春的歌	馮雪峯
相思	謝冰心	悔煞	應修人
繁星	謝冰心	溫靜的緣情	應修人

野睡·····	應修人	匆匆·····	朱自清
妹妹你是水·····	應修人	別後·····	朱自清
散後·····	梁宗岱	睡罷小小的人·····	朱自清
晚禱·····	梁宗岱	微弱·····	方瑋德
小河·····	周作人	夜裏·····	孫洵侯
慈姑的盒·····	周作人	窗外·····	康白情
夢想者的悲哀·····	周作人	江南·····	康白情
暮·····	俞平伯	乾燥·····	康白情
孤山聽雨·····	俞平伯	婦人·····	康白情
小詩呈佩弦·····	俞平伯	天亮了·····	康白情
梁紐約後初次西寄·····	俞平伯	答五妹玉璋·····	康白情
憶·····	俞平伯	一封沒寫完的信·····	康白情
除夜·····	朱自清	旅程·····	邵冠華
燈光·····	朱自清	搖籃歌·····	邵冠華
獨自·····	朱自清	吻痕·····	王獨清

詩歌選

總歌兩首

..... 燕志俊

嶺上

..... 錢君荀

晚春的歌

..... 程鶴西

現代文藝
詩歌選

徐志摩

我有一個戀愛

我有一個戀愛；——

我愛天上的明星；

我愛他們的晶瑩；

人間沒有這異樣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黃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在風雨後的山頂——

永遠有一顆，萬顆的明星！

徐志摩

山澗邊小草花的知心，
高樓上小孩童的歡欣，
旅行人的燈亮與南針：——
萬萬里外閃爍的精靈！

我有一個破碎的魂靈，
像一堆破碎的水晶
散布在荒野的枯草裏——

飽啜你一瞬瞬的殷勤。

人生的冰激與柔情，

我也曾嘗味，我也曾容忍；
有時階砌下蟋蟀的秋吟，
引起我心傷，逼迫我淚零。

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
獻愛與一天的明星；
任憑人生是幻是真，
地球存在或是消泯——
天空中永遠有不昧的明星！

石虎胡同七號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蕩漾着無限溫柔；
善笑的藤蘿。袒酥懷任團團的柿掌綢繆，
百尺的槐翁，在微風中俯身將棠姑抱攬，

黃狗在籬邊，守候睡熱的珀兒，他的小友，
小雀兒新製求婚的艷曲，在媚唱無休——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蕩漾着無限溫柔。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淡描着依稀的夢景；
雨過的蒼茫與滿庭蔭綠，織成無聲幽暝，
小蛙獨坐在殘蘭的胸前，聽隔院蛩鳴
一片化不盡的雨雲，倦展在老槐樹頂，
掠簷前作圓形的舞旅，是蝙蝠，還是蜻蜓？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淡描着依稀的夢景。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輕啣着一聲奈何；
奈何在暴雨時，雨趺下搗爛鮮紅無數，
奈何在新秋時，未凋的青葉惆悵地辭樹，
奈何在深夜裡，月兒乘雲艇歸去，西牆已度，

遠巷薙露的樂音，一陣陣被冷風吹過——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輕唱着一聲奈何。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沉浸在快樂之中；
雨後的黃昏，滿院只美蔭，清香與涼風，
大量的襲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
一片●雨片●杯底喝盡，滿懷酒歡，滿面酒紅，
連珠的笑響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沉浸在快樂之中。

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

有如在火一般可愛的陽光裡，偃臥在長梗的，
雜亂的叢草裏，聽初夏第一聲的鷓鴣，從天
邊直響入雲中，從雲中又迴響到天邊；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裏，月光溫柔的手指，輕輕

徐 志 摩

的撫摩着一顆顆熱傷了的砂礫，在氤絨般軟
滑的熱帶的空氣裏、聽一個駱駝的鈴聲，輕
靈的，輕靈的，在遠處響着，近了，近了，
又遠了……

有如在一個荒涼的山谷裏，大膽的黃昏星，獨
自臨照着陽光死去了的宇宙，野草與野樹默
默的祈禱着，聽一個瞎子，手扶着一個幼童
，鐘的一響算命鑼，在這黑沈沈的世界裏回
響着；

有如在大海裏的一塊礁石上，浪濤像猛虎般的
狂撲着，天空緊緊的綑着黑雲的厚幕，聽大
海向那威嚇着的風暴，低聲的，柔聲的，懺
悔他一切的罪惡；

有如在喜馬拉雅的頂顛，聽天外的風，追趕着
天外的雲的急步聲，在無數雪亮的山巒間迴

詩 歌 選

響着；

我聽着了天甯寺的禮懺聲！

這是那裏來的神明？人間再沒有這樣的境界！

這鼓一聲，鐘一聲，磬一聲，本魚一聲，佛號一聲……樂音在大殿裏，迂緩的，曼長的迴盪着，無數衝突的波流諧合了，無事相反的色彩淨化了，無數現世的高低消滅了……

這一聲佛號，一聲鐘，一聲鼓，一聲木魚，一聲磬，諸音盤礴在宇宙間——解開一小顆時間的埃塵，收束了無量數世紀的因果；

四

這是那裏來的大和諧——星海裏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韻，真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動，一切的擾攘；

在天地的盡頭，在金漆的殿椽間，在佛像的眉宇間，在我的衣袖裏，在耳鬢邊，在官感裏，在心靈裏，在夢裏……

在夢裡，這一瞥間的顯示，青天，白水。繞草茲母溫軟的胸懷，是故鄉嗎？是故鄉嗎？

光明的翹羽，在無極中飛舞！

大圓覺底裏流出的歡喜，在偉大的，莊嚴的，寂滅的，無疆的，和諧的靜定中實現了！

頤美呀，涅槃，讚美呀，涅槃！

哀曼殊斐兒

我昨夜夢入幽谷，

聽子規在百合叢中泣血，

我昨夜夢登高峯，

見一顆光明淚自天墜落。

古羅馬的郊外有座墓園，

靜偃着百年前客殤的詩骸，

百年後海岱士黑輦的車輪，

又喧響在芳丹卜羅的青林邊。

說宇宙是無情的機械，

徐 志 摩

爲甚明燈似的理想閃耀在前？

說造化是真善美之表現，

爲甚五彩虹不當住天邊？

我與你雖僅一度相見——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誰能信你那仙姿靈態，

竟已朝露似的永別人間？

非也！生命只是個實體的幻夢：

美麗的靈魂，永承上帝的愛寵：

三十年小住，只似曇花之偶現，

淚花裏我想見在笑歸仙宮。

你記否倫敦約言。曼殊斐兒！

五

詩 歌 選

今夏再見與琴妮湖之邊；

琴妮湖永抱着白朗磯的雪影，

此日我悵望雲天，淚下點點！

我當年初臨生命的消息。

夢覺似的驟感戀愛之莊嚴；

生命的覺悟是愛之成年。

我今又因死而感生與戀之涯沿！

因情是損不破的純晶，

愛是得現生命之唯一途徑；

死是座偉祕的洪爐，此中

凝鍊萬象所從來之神明。

我哀思焉能電花似的飛騁，

六

感動你在天日遙遠的靈魂？

我洒淚向風中遙送，

問何時能戳破生死之門？

她是睡着了

她是睡着了——

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蓮；

她入夢境了——

香爐裏裊起一縷碧螺烟。

她是眠熟了——

潤泉幽仰了喧響的琴絃

她在夢鄉了——

粉蝶兒，牽蝶兒，飄飛的歡戀。

停勻的呼吸：

清芬滲透了她的周遭的清氣；

在福的清氣

懷抱着，撫摩着，他纖纖的身形！

奢侈的光陰！

靜，沙沙的靈是閃亮的黃金，

平鋪著無垠——

波鱗間輕漾着光璧的小艇。

醉心的光景：

給我披一件彩衣，啜一盞芳醴，

拆一支藤花，

舞，在葡萄叢中，顛倒，昏迷。

徐 志 摩

看呀。美麗！

三春的顏色移上了她的香肌，

是玫瑰，是月季，

是朝陽裏的水仙，鮮妍，芳菲！

夢底的幽秘，

挑逗著她的心——純潔的靈魂——

像一只蜂兒，

在花心，恣意的唐突——溫存。——

童真的夢境！

靜默，休教驚斷了夢神的慇懃；

抽一絲金格

抽一絲銀絡，抽一絲晚霞的紫曠；

七

詩 歌 選

玉腕與金梭，

織繡似的精審，更番的穿度——

化生了彩霞，

精闕，安琪兒的歌，安琪兒的舞，

可愛的梨渦，

解釋了處女的夢境的歡喜，

像一顆露珠，

顫動的，在荷盤中閃耀着晨曦！

落葉小唱

一陣聲響轉上了階沿

（我正挨近著夢鄉邊；）

這回準是她的脚步了，我想——

在這深夜！

一聲剝啄在我的窗上

（我正靠緊著睡鄉旁；）

這準是她來鬧著玩——你看

我偏不張皇！

一個聲息貼近我的牀，

我說（一半是睡夢，一半是迷惘：）——

『你總不能明白我，你又何苦

多叫我心傷！』

一聲喟息落在我的枕邊

『我已在夢鄉裡留戀；）

（我負了你——你的熟淚

燙著我的臉！

這音嚶惱著我的夢魂

（落葉在庭前舞，一陣，又一陣；）

夢完了，呵，回復清醒，惱人的——

卻只是秋聲！

（以上載志摩的詩）

翡冷翠的一夜

我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遲早有那一天；

你願意記着我，就記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時空着惱；

只當是一個夢，一個幻想；

只當是前天我們見的殘紅，

徐 志 摩

怯怯的在風前舒攏一瓣，

兩瓣，落地，叫人蹂。變泥……

唉。叫人蹂，變泥——變了泥倒乾淨，

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着寒飈，累贅。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若來，你何苦來……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來，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見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愛，我的恩人，

你教給我甚麼是生命，甚麼是愛，

你驚醒我的昏迷，償還我的天真，

沒有你我那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你摸摸我的心，它這下跳得多快；

再摸摸我的臉，燒得多焦，虧這夜黑

看不見；愛，我氣都喘不過來了，

九

別親我了；我愛不住這烈火似的活，
這陣子我的靈魂就像是火磚上的
熱鐵，在愛的鎚子下，砸，砸，火花
四散的飛灑……我暈了，抱着我，
愛，就讓我在這兒清靜的園內，
閉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頭頂白楊樹上的風聲，沙沙的，
算是我的喪歌，這一陣清風，
橄欖林裏吹來的，帶着石榴花香，
就帶了我的靈魂走，還有那螢火，
多情的殷勤的螢火。有他們照路，
我到了那三環洞的橋上再停步，
聽你在這兒抱着我半暖的身體，
悲聲的叫我，親我，搖我，砸我；……
我就微笑的再跟着清風走，

隨他領着我，天堂，地獄，那兒都成，
反正丟了這可厭的人生，實現這死
在愛裏，這愛中心的死，不強如
五百次的投生？……自私，我知道，
可我也管不着……你伴着我死？
什麼，不成雙就不是完全的『愛死』，
要飛昇也得兩對翅膀兒打夥，
進了天堂還不一樣的要照顧，
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沒有我；
要是地獄，我單身去你更不放心，
你說地獄不定比這世界文明
（雖則我不信，）像我這嬌嫩的花朵，
難保不再遭風暴，不叫雨打，
那時候我喊你，你也聽不明，——
那不是求解脫反投進了泥坑，

倒叫冷眠的鬼串通了冷心的人，
笑我的命運，笑你懦怯的粗心？
這話也有理，那叫我怎麼辦呢？
活着難，太難，就死也不得自由，
我又不願你爲我犧牲你的前程……
唉！你說還是活着等，等那一天！
有那一天嗎？——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丟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這是命；
但這花，沒陽光曬，沒甘露浸，
不死也不免瓣尖兒焦萎，多可憐！
你不能忘我。愛，除了在你的心裏，
我再沒有命；是，我聽你的話，我等，
等鐵樹兒開花我也得耐心等；
愛，你永遠是我頭頂的一顆明星；

徐 志 摩

要是不幸死了，我就變一個螢火，
在這園裏，挨著草根，暗沈沈的飛，
黃昏飛到半夜，半夜飛到天明，
只願天空不生雲，我望得見天，
天上那顆不變的大星，那是你，
但願你爲我多放光明，隔著夜，
隔著天，通著戀愛的靈犀一點……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一日，翡冷翠山中，

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手剝一層層蓮衣，
看江鷗在眼前飛，
忍含着一眼悲淚——
我想着你，我想着你，阿小龍！

一一

詩 歌 選

我管一管達縣，回味曾經的溫存：——

那階前不捲的重簾，

掩護着同心的歡戀，

我又聽着你的盟言，

『永遠是你的，我的身體，我的靈魂。』

我管一管達心，我的心比達心苦；

我長夜裏怔忡，

掙不開的惡夢，

雖知我的痛苦？

你害了我，愛，這日子叫我如何過？

但我不能責你負，我不忍猜你變，

我心腸只是一片柔：

一一一

你是我的！我依舊

將你緊緊的抱摟——

除非是天翻——但誰能想像那一天？

半夜深巷琵琶

又被它從睡夢中驚醒，深夜裏的琵琶！

是誰的悲思，

是誰的手指，

像一陣淒風，像一陣慘雨，像一陣落花，

在這夜深深時，

在這睡昏昏時，

挑動着緊促的絃索，亂彈着宮商角徵，

和着這深夜·荒街，

柳梢頭有殘有掛，

阿，半輪的殘月，像是破碎的希望他，他

頭戴一頂開花帽，
身上帶着鐵鏈條，

在光陰的道上瘋了似的跳，瘋了似的笑，

完了，他說，吹糊你的燈，

她在墳墓的那一邊等，

等你去親吻，等你去親吻，等你去親吻！

海韻

一

「女郎，單身的女郎，

你爲什麼留戀

這黃昏的海邊？——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回家我不回，

我愛這晚風吹！」——

徐 志 摩

在沙灘上，在暮靄裏，
有一個散髮的女郎——

徘徊，徘徊。

二

「女郎散髮的女郎，

你爲什麼徬徨

在這冷清的海上？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你聽我唱歌，

大海，我唱，你來和：——

在星光下在涼風裏，

輕盪着少女的清音——

高吟，低哦。

三

「女郎，膽大的女郎！——

詩歌選

那天邊扯起了黑幕，

不頃刻間有惡風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你看我凌空舞，

學一個海鷗沒海波：』——

在夜色裏，在沙灘上，

急旅着一個苗條的身影，——

婆婆，婆婆。

四

『聽呀，那大海的震怒，

女郎回家吧，女郎！

看呀，那狂獸似的海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海波他不來吞我，

我愛這大海的顛簸！』

一四

在潮聲裏，在波光裏

阿，一個慌張的少女在海沫裏，

蹉跎，蹉跎。

五

『女郎，在那裏，女郎？

在那裏，你嘹亮的歌聲，

在那裏，你窈窕的身影？

在那裏，呵，勇敢的女郎？』

黑夜吞沒了星輝，

這海邊再沒有光芒！

海潮沒了沙灘，

沙灘上再不見女郎，——

再不見女郎！

兩地想思

——他——

『今晚的月亮像她的眉毛；

這彎彎的夠多俏！

今晚的天空像她的愛情，

這藍藍的夠多深！

那樣多是你的，我聽她說，

你再也不用疑惑；

給你這一團火，她的香唇，

還有她更熱心腰身！

誰說做人不該多吃點苦？——

吃到了底才有數。

這來可苦了她，盼死了我，

半年不是容易過！

她這時候，我想，正靠着窗，

手托着俊俏臉龐，

徐 志 摩

在想，一滴淚正掛在腮邊，
像露珠沾上草尖；

在半憂愁。半歡喜的預計，

計算着我的歸期：

阿，一顆純潔的愛我的心，

那樣的專！那樣的真！

還不催快你跨下的牲口，

趁月光清水似流，

趁月光清水似流，趕回家

去親你唯一的她！

二 她——

今晚的月色又使我想起

我半年前的昏迷，

那晚我不該喝那三杯酒，

一五

詩歌選

添了我一世的愁；

我不該把自由隨手給扔，——

活該我今兒的悶！

他待我倒真是一片至誠，

像竹園裏的新筍，

不怕風吹，不怕雨打，一樣

他還是往上滋長；

他爲我吃盡了苦，就爲我

他今天還在奔波；——

我又沒有勇氣對他明講

我改變了我的心腸！

今晚月兒弓樣，到月圓時

我，我如何能躲避！

我怕，我愛，這來我真難，

恨不能往地底鑽；

可是你，愛，永遠有我的心，

聽憑我是浮是沈；

他來時要抱，我就讓他抱，

（這葫蘆不破的好，）

但每回我讓他親——我的唇，

愛，親的是你的吻！

以上戴翥冷翠之夜

朱 湘

小河

白雲是我的家鄉，
松蓋是我的房簷。
父母，在地下，我與兄弟
並流入遼遠的平原。

我流過寬白的沙灘，
過竹橋有肩鋤的農人：
我流過俯巖的面下，
他聽我彈幽澗的石琴，
有時我流的很慢，

朱 湘

那時我明鏡不殊，
輕舟是桃色的游雲，
舟子是披簑的小魚；
有時我流的很快，
有時我高興的低歌，
人聽到我走珠的吟聲，
人看見我起伏的胸波，
烈日下我不怕燥熱：
我頭上是柳陰的青帷：
曠野裏我不愁寂寞：
我耳邊是黃鶯的歌吹。

我掀開霧織的白被，
我披起紅霞的衣裳，
有時過一息輕風，
紗衣耽靡般閃光。

我有時夢裏上天，
伴着月姊的寂寥；
伊有水晶般的素心
吸我騰沸的愛潮。

艸妹低下頭微語：
『風妹送珠衣來了。』
兩岸上林語花吟，
讀我衣服的美好。

爲什麼韋姊矮了
伊低聲告訴我春歸。
有什麼我可以報答？
贈伊件嫩綠的新衣。

長柳絲輕扇荷風，
綠紗下我臥看雲天；
藍澄々海裏無波，
徐飄過突兀的冰山。

西風裡燕哥總別，
來生約止不住柳姊的凋喪。
剝疏疏幾根灰髮，
——雲鬢？我替伊送去了南方

我流過四季，累了，
我的好友們又都已凋殘，
慈愛的地母憐我，
伊懷裏我擁白絮安眠。

答夢

我爲什麼還不能放下？
因爲我現在漂流海中，
你的情好像一粒明星
垂顧我於澄靜的天空，
吸起我下沈的失望，
令我勇敢的前向。
我爲什麼還不能放下？

朱 湘

(夏天)

是你自家留下了愛情，
他趁我不自知的夢裏
頑童一樣搬演起戲文——
我真願長久在夢中，
好同你長久的相逢！

我爲什麼還不能放下？
我們沒有撒手的辰光；
好像波圈越搖曳越大，
雖然堤岸能加以阻防，
湖邊柳仍然起微顫，
並且拂柔條吻水面。
情隨着時光增加熱度
正如山的美隨遠增加；

詩 歌 選

棕櫚的綠蔭更爲可愛
當流浪人度過了黃沙：
愛情呀，你替我回話，
我怎麼能把她放下？

葬我

葬我在荷花池內，
耳邊有水蚓拖聲，
在綠荷葉的燈上
螢火蟲時暗時明——
葬我在馬纓花下，
永作着芬芬的夢——
葬我在泰山之嶺，

風聲嗚咽過孤松——
不然，就燒我成灰，
投入氾濫的春江，
與落花一同漂去
無人知道的地方。

采蓮曲

小般呀輕飄，
楊柳呀風裏顛搖；
荷葉呀翠蓋，
荷花呀人樣嬌嬌。
日落
微波，
金絲閃動過小河。

左行，

右撐，

蓮舟上楊起歌聲。

菡萏呀半開，

蜂蝶呀不許輕來，

綠水呀相伴，

清淨呀不染塵埃。

溪間

采蓮

水珠滑走過荷錢。

拍緊

拍輕

漿聲應答着歌聲。

藕心呀絲長，

羞澀呀水底深藏；

朱

湘

不見呀蠶繭

絲多呀蛹裏中央？

溪頭

采藕，

女郎要采又夷猶。

波沈

波升，

波上抑揚着歌聲，

蓮蓬呀子多：

兩岸呀榴樹婆娑，

喜鵲呀諠譟，

榴花呀落上新羅。

溪中

采蓬，

耳鬢邊暈着微紅。

詩歌選

風定，

風生。

風颼蕩漾着歌聲。

升了呀月鉤，

明了呀織女牽牛；

游霧呀拂水，

涼風呀飄去蓮舟。

花芳

衣香

涓溶入一片蒼茫；

時靜，

時聞，

虛空裏裏着歌音。

有憶

淡黃色的斜暉

轉眼中不留餘跡。

一切的擾攘皆停，

一切的喧囂皆息。

入了夢的烏鴉

風來時偶發喉音；

和平的無聲晚汝，

已經淹沒了全城。

路燈亮着微紅，

蒼鷹飛下了城堞，

在暮烟的白被中，

紫色的鍾山安歇。

寂寥的街巷內
富豪大第的牆陰，

于賡虞

影

看，那秋葉在明媚的星月下正飄零，
與你邂逅相逢於此殘秋荒岸之夜中，
星月分外明，忽聚忽散的雲影百媚生。

看，那秋葉在明媚的星月下正飄零，
我淪落海底之苦心在此寂寂的夜墜
將隨你久別的微笑從此歡快而光明。

于 賡 虞

噹的一聲竹筒響，
是賣元宵的老人。

(以上戴死水)

蒼空孤雁的生命深葬於孤泣之荒塚，
美麗的薔薇開而後謝，殘凋而復生，
告訴我，好人，什麼才像是人的生命？
這依戀的故的將從荒冬回復青春，
海水與雲影自原始以來即依依伴從，
告訴我，好人，什麼才像是人的生命？

詩 歌 選

夜已深，霜霧透濕了我的外衣，你的青裙，
緊緊的相依，緊緊的相握，沉默，寧靜，
仰首看孤月寂明，低頭看蒼波互擁。

夜已深，霜霧透濕了我的外衣，你的青裙，
寂迷中古寺的晚鐘驚醒了不滅的愛情，
山海寂寂，你的影，我的影模糊不分明……

長流

蒼空的流雲寂々の慢慢的從我頭頂飛來飛去，
迢迢迢異地已是榴花時節還沒有靈鳥的聲息。
故園親人的墓頭想已想已青草蓬蓬有如雲衣。
今夜荒漠冷明的古寺前只有我在聽長流禪語。

二四

萬籟死寂之夜不堪想已淪落死城無痕的希冀，
這一泓死水像是我的靈魂在星宿下并無尋覓。
如今我猶如來自其他星球的客旅陣々の驚異，
悵望在此煩惱的自歌自應的奔途裏霜花滿衣。
這枯萎的薔薇正如已消失的光輝綺夢的遺跡，
夢呀，任你入天堂地獄心懷的明珠已沉落海底，
就在此寒光下的荒墟深處此善感靈魂之骸餘，
現在。我像春月碧齒草上一隻傷鳥捲起了兩翼。
看這絕望的世界蒼茫々無燈火晦冥冥無晨曦，
毀滅的途中已修了墳墓靜待命運呼歸的靈息。
這天宇沒有光，沒有歌只是一團黑蹟漫綴苦意，
生存與毀滅在此遼遼天際無人注意亦無痕跡。

蒼空的流雲寂寂的慢慢的從我頭頂飛來飛去，這迢々異地已是榴花時節還沒有靈鳥的聲息，故園親人的墓頭想已想已青草蓬蓬有如雲衣，今夜荒漠冷明的古寺前只有我在聽長流禪語。

飄泊之春天

嗟嗟，念餘戴飄泊之春天隨寂寞而復來，

劉延陵

海客底故事

劉 延 陵

只我在野岸長吁，徘徊。將憂心拋於烟海，倦了，在此黑黯々之中途夢之蓓蕾未開，慘毀於苦酒之生命永飾着蒼灰的悲哀。噲，溪流邊無人掃弔之墓只我個人徘徊，這寂寂之草下長眠着無語的青春，情愛我慘笑了，將桂冠投於萬丈幽黯之荒崖，休休，何須楊花裝飾我飄泊靈魂之墓台！

『實在沒有散文，祇有字母，此外就是詩，緊縮得更多或少些，鬆散得或深或淺些』——馬拉薩。

一

我將到海裏去之前我對她說，『姊姊，你嫁了我罷。從今後馬鞍山頭底月亮，每天夜裏，要看見我的魂夢底黑魃魃的影子從山底東邊越過山頂來飄到西邊，又從西邊渡到東邊了。到東邊來，看看家裏龍鍾的娘；到西邊去，看看紅橋旁邊的你。』

如果你歸到我家，我的魂夢兒就夜夜伏在家裏了。姊姊你嫁了我罷。』她微微一笑，搖頭而不答。

二

那年冬天的一個早晨，我從海裏回來。跑進柴門，淡淡的朝陽照在草堂底階上，龍鍾的老母正穹窿着，扶着杖，坐在廊下晒背。屋裏的桌上供着一瓶臘梅；牆上的屏條隨着風兒擺

動。娘回過面來，力求睜開那睜不開的朦朧的眼，像是要問『客人是那個』了；忽然牆角間沙沙一響，隨着一聲喜悅的『哦！原來景哥回來了！』回頭看時，藍布衣裙的她正扶着一根長的竹篙，笑嘻嘻向着我，立在一堆落葉之旁。

三

明年正月，我將重到海裡去的一天早晨，我在園裏澆花，她和往日這時一樣，從她家裏，提着一籃青菜，跑進我家後門，——菜上放着的今天是兩條鮑魚。

我對她說，『姊姊，你嫁了我罷。你看這滿牆的月季，一角的茶摩，靈璧村中的花呀，這裏是一個小小的花園，你來做花王罷。姊姊，你嫁了我罷。』

她微微地無聲一笑，說道：「戀戀舊居的鳥兒未忍遷往別技呢。」

四

冬天回來，我先跑到山底西邊，紅橋旁邊，門臨流水的她家。一個十四五歲的兒童正在庭前遊戲。

「姊姊呢？」

「在你家還沒回來。她每天都要下午才回來的。」

忽聞窗裏發出一聲粗而弱的嗚咽的呻吟。

「誰呀？」

「這是姨々，江南的姨々。（姨々即姨母）自從母親死後，我們未到這裏之前，我同姊姊都是在那裏依靠姨々過活的。這幾年，她孤零零一個人，在江南病了。屢次寄信來，說要到這邊來

，於是我們都歡喜他望着了，姊姊常說，姨々是一顆綠葉扶疏的梧桐。我倆是巢於其中的小鳥，梧桐有一日活着，我倆都未忍遷往別技呢。但是我們年年望着，年年都不見她來。有時姊姊和我到江邊去，看從江南一搖一擺遊來的帆船，也都不見姨々底影子。今年四月，姊姊等待不過，終歸到江南去，親自把她接回來了。」

五

第三年冬天回來，在從鎮上到我家的路上，看見她在前面跑。白的鞋子。髻上白的繩子。

「莫不是她的姨々死了麼？」

途中我又對她說，「姊姊，你嫁了我罷。在以前我聽給你聽的故事裏，姊姊必須等到鐵郎從海裏回來之後才肯依他，如今鐵郎回來

了，不再到海裏去了。姊姊，你嫁「我罷。」
她又是無聲一笑。雖然依舊無聲，可是這
回那展拓的忽然紅暈的笑容明明是她心中澎湃
的血潮震開的呢。

六

跑到家裏，老母還是駝背坐着：屏條微微
的波顫，似乎記得前年的擺動；臘梅還立在桌
上四顧，雖然不是去年的了。

在我住的一間房裏，本當是空空的，如今
乃有白的帳子，紫的粉紅布被的子，金黃漆的
衣箱，亮瑩瑩的明鏡，放着針，線，剪，尺未
裝底的鞋幫的小桌。牆上還有一架大的半身的
像片，是……是着的水手
衣裳的我！

正恍惚間，門閉的一聲開了、衣布布裙的

她拿着一杯茶，一半低着頭兒，輕悄悄地走進
來了。

水手

——詩——

月在天上，
船在海上，
他倆隻手捧住面孔，
躲在擺舵的黑暗地方。
他怕見月兒眨眼，

海兒掀浪？

引他看水天接處的故鄉。
但他却想到了
石榴花開得鮮明的井旁，
那人兒正架竹子，

隨她的青布衣裳。

陸志韋

航海歸來

老弟呀，向前不到一箭路，
這幾天惡浪頭山樣高，
也算經過了一番辛苦。

前面是我們家山的影子。
月輪正掛在桃樹背後，
一斑夕射到卷口的亭子。
記得那一年春風來得早，
催醒了一洞羞澀的桃花。

陸志韋

媽就說天公這樣好那樣好。

又是那一天茅亭頂上，
低着眼望海上來的燕子；
什麼事都不曾掛在心上。

老天忽然隨着桃花醒了！

天邊有隱隱的兩片白帆。
那一刻這航海的生涯定了。
這幾年看盡江山飄盡海。
早知道益近家鄉心益苦，

二九

詩 歌 選

那我又何苦來！我又何苦來！

又見一種青的野花

我把你們當做相思子，

在你們中間劃一個圓壽字，

願我心愛的人

永永遠遠青春。

我把你們當做莫忘我，

對你們唱一百個定情歌。

願我心愛的人

聽見一聲雨聲。

我又把你們當做菩草，

活不了的時候向你們拜禱。

我情願丟了靈魂

我一個心愛的人。

小溪

不見星光的晚上

你從石竹的根裏呼嘯而來。

黎明，

有零落的野薔薇

旋轉又旋轉，一擁一瀉而去。

每年寒食

回來招你的魂

我的朋友呵，

我花再流過幾回，

還的眼珠兒暗了。

還是要回來

聽你親切的聲音
直到我雙瞶無知之日，
石竹的呼嘯，薔薇的流瀉，

劉夢葦

萬牲園底春

碧綠的秋水如青蛇條條，
蜿蜒地溜過了大橋小橋；
被多情的春風狂吻之後，
微波有如美女們底嬌笑。
美麗的小鳥鼓舞着歡樂；

劉夢葦

又是我享用不盡的心像了。

一九三二，聖誕，

——渡河，亞東。

在陽光流金裏對春頌歌；
說牠們底音波此情人底
戀曲更動聽，你可相信我？

悠長的流水畔綠草茸茸，
柳絲低垂宛同柔情的夢；
花隼般隨花飄送的香雨，

詩 歌 選

是春底心事，是點點落紅。

落紅和少女底珠淚滴滴，
一般地使我珍視而憐恤！

何 植 三

夏日農村雜句

二

青青的田禾裏，
遮着綠蘋，
浮出咻々的小鴨。

六

三三

我欲收拾起牠們底殘骸，
帶回去警告美麗的瑪麗。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北京。

放着送飯去的籃，
徘徊竹籬間，
捉蜻蜓的兒童呵。

農村的戀歌

一

風車的兜裏，
有碗桂圓的湯，
請喝喝吧！

早稻要割了，
挑起糶來，
可不是要酸了腰骨。

二

妹是鮮花，
伊是柴生，
教我怎的不愛你？

原註：生，俗字，讀如滋，樹木老根，俗稱柴生。

七

咳嗽一聲吧！
從後牆來；

他要到坂裏去睡的……
婆婆是龔的
放心的來吧。

采野菜的女孩

伊采好了滿籃的野菜，
又摘了一把草紫的花兒；
細細的做成花球
簪在亂鬆鬆的髮上；
伊橋了籃兒，
匆匆的回到家中；
放下了籃兒。
去望鏡中簪草紫花的伊。

劉大白

自然底微笑

隱隱的曙光一線，在黑沉沉的長夜裏，突然地
破曉，霎時烘成一抹錦也似的朝霞，彷彿沈
睡初醒的孩兒，展開蘋果也似的雙頰，對着
我微笑。

黃昏的一片淺藍天，一半被魚鱗似的白雲籠罩
。再再地吐出一彎鉤也似的明月，彷彿含羞
憚怯的新婦，只露出一些兒眼角眉梢，對着
我微笑。

鏡也似的平湖，映着胭脂也似的落照。忽然幾

拂輕風，皺起紗也似的波紋，彷彿曲終舞罷
的女郎，把面罩簫着半嬌半倦的臉兒，對着
我微笑。

秋夜湖心獨出

被秋光喚起，
孤舟獨出，
向湖心亭上憑欄坐。
到三更，無數游船散了，
剩天心一月
湖心一我。

此時此際，

密密相思，

此意更無人窺破；——

陰是疏星幾點，

殘燈幾閃，

流螢幾顆，

暮點一聲簫，

拂露衝烟，

當頭飛墮，

打動心湖，

淚痕

七十三

趁相思微微地睡去的時候，

劉大白

把她絞死了。

深深地埋在九幽之下；

但當春信重來的夜裏，

她又從紅豆枝頭復活了，

九十三

微雲，

誰向遙空抹這一筆呢？

九十四

人在花裏，

人在風裏，

風卻在人心裏。

一百二十四

當地毯不見月的時候，

也難免這樣孤寂吧，

——獨坐的我似的！

三五

整片的寂寥

——再述。

整片的寂寥
被點點滴滴的雨，
敲得粉碎了，
也成爲點點滴々的。
不一會兒，
雨帶着寂寥到地裏去。
又成爲整片的了；
寂寥卻又整片地回來了。

一九三二，九，二八，在紹興，

郵吻

我不是不能用指頭兒撕，

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兒剖，
只是緩々地

輕輕地

很子細的挑開了紫色的信脣；
我知道這信脣裏面，
藏着她秘密的一吻。

從她底很鄭重的摺疊裏，
我把那紛紅色的信箋，
很鄭重地展開了。
我把她很鄭重地寫的，
一字字一行行，
一行行一字字地
很鄭重地讀了。

我不是愛那一角模糊的郵印，
我不是愛那滿幅精緻的花紋，
只是緩緩地

輕輕地

很仔細地揭起那綠色的郵花；
我知道這郵花背後，
藏着她祕密的一吻。

秋晚的江上

歸巢的鳥兒，
儘管是倦了，
還馱着斜陽回去。

雙翅一翻，
把斜陽掉在江上；
頭白的蘆葦，
也妝成一瞬的紅顏了。

一九三三，一〇・三〇，在紹興。

——以上郵吻。

王統照

王 統 照

微雨中的山游

三七

詩 歌 選

當我們正下山來；

嫩々の樹聲，已在靜中響了，

迷濛如飛絲的細雨，也織在淡雲之下。

羊聲曼長地在山頭叫着

拾松子的婦人，也疲倦的回來，

我們行着，只是慢慢地走在碎石的斜坡上面。

看啊！

疏林中春末的翠影，

爲將落的日光微耀。

紛披的葉子，被雨絲洗濯着，更見清麗。

四圍的大氣，都似在雪中浴過。

向回望高塔的鐸鈴，似乎輕鬆的搖動，

但是聲太弱了，

我們却再聽不見牠說的怎麼。

三八

漫空中如畫成的奇麗的景色，

越顯得出自然的微妙。

斜飛嬋翼的燕子斜飛地從雨中掠過。

他們也知道春去了嗎？

下望啊！

烟霧瀾瀾的都城已經都埋在暗光，布滿的雲幕裏。

羊羣也歸去了，

拾松子的婦人大約是已回了他的茅屋。

我們也來在山前的平坡裏，

聽了音樂般的雨中的流泉聲，

只戀戀地不忍走了！

小詩

多年的秋燈之前，
一夕的溫軟之語，
如今隨着飛塵散去；
不知那時的餘音，
又落在誰的心裏？

謝冰心

詩的女神

她在窗外悄悄的立着呢！
簾兒吹動了——

謝 冰 心

花影

花影瘦在架下，人影瘦在牆裏，
是三月的末日了，
獨有個黃鸝在枝上鳴着。

——以上晚濤。

窗內，
窗外，
在這一剎那頃

詩歌選

忽地都成了無邊的靜寂，

看呵，

是這般的；

滿蘊着溫柔，

微帶着憂愁，

欲語又停留。

夜已深了，

人已靜了，

屋裏只有花和我，

請進來罷！

只這般的凝立着麼；

豈我怎配迎接你？

四〇

詩的女神呵！

還求你只這般的，

經過無數深思的人的窗外。

假如我是個作家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入到他人腦中的時候，

平常的不在意的，沒有一句話說：

流水般過去了，

不值得讚揚，

更不屑得評駁；

然而在他的生活中

痛苦，或快樂臨到時，

他便模糊的想起

好像這光景會在誰的文字裏描寫過；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被一切友伴和同時有學問的人

輕藐——譏笑；

然而在孩子，農夫，知愚拙的婦人，

他們聽過之接，

慢慢的低頭，

深深的思索

我聽得見『同情』在他們心中鼓盪；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謝 冰 心

我只願我的作品

在世界中無有聲息，

沒有人批評，

更沒有人注意；

只有我自己在寂寥的白日，或深夜，

對着明明的月

絲絲的雨

颯颯的風，

低聲念誦時，

能以再現幾幅不模糊的圖畫；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在人間人露光芒，

四一

詩 歌 選

沒個人聽聞，
沒個人念誦，
只我自己憂愁，快樂，
或是獨對無限的自然，
能以自由抒寫，
當我積壓的思想發落到紙上，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紙船

我從不肯妄棄了一張紙，
總是留着——留着，
疊成一隻一隻很小的船兒，
從舟上拋下在海裏。

有的被天風吹捲到舟中的窗裏，

四二

有的被海浪打濕，沾在船頭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疊着，
總希望有一隻能流到我要他到的地方去，

母親，倘若你夢中看見一隻很小的白船兒，
不要驚訝他無端入夢。

這是你至愛的女兒含着淚疊的，
萬水千山，求他載着她的愛和悲哀歸去。
八，二十七，一九二三。

倦旅

燈已滅了，
殘花只管散着餘香

歇枕處——
只一兩聲飛雨

打着窗戶。

聽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新月未落，

朝霞已生，

濃濃裏——

一顆曙星

躲避天光似的

穿着亂雲飛走。

好辛苦的路途呵！

看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銀海般的雪地，

謝 冰 心

怒潮般的山風——

這樣的別離！

山外隆隆的車聲，

不知又送誰人遠去，

聽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鼓厲的信，

寄與了倦慵的人！

事違初意皆如此！

一書在手，

湖光睡去，

星辰漸生

看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詩歌選

一，二，一九二四，雪山沙漠。

相思

躲開相思，
披上裘兒
走出燈明人靜的屋子。

小徑裏明月相窺，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縱橫的寫遍了相思，

十二，十二，一九二五，

繁星

一

四四

繁星閃爍着——

深藍的天空，

何曾聽得見他們對語？

沉默中，

微光裏，

他們深深的互相頌讀了。

二一

窗外的琴絃撥動了，

我的心呵！

怎只深深的繞在餘音裏！

是無限的樹聲，

是無限的月明。

七五

父親呵！

出來坐在月明裏，

我要聽你說你的海。

一三一

大海呵，

那一顆星沒有光？

那一朵花沒有香？

那一次我的思潮裏，

沒有你波濤的清響？

春水

三三

牆角的花！

你孤芳自賞時，

謝冰心

天地便小了

四〇

黃昏——深夜

槐花下的狂風，

藤蘿上的密雨，

可能容我暫止你？

病的弟弟

剛剛睡濃了呵！

八八

春徘徊着來到

這莊嚴的壇上——

在無邊的清冷裏，

只能把一絲春意，

四五

詩歌選

交付與階隙裏

微小的草兒了。

一四七

綠陰下

沉思的坐着——

遊絲船的詩情呵！

迷濛的春光

剛將你抽出來，

葉底園丁的剪聲

又將你剪斷了。

汪靜之

四六

一八二

別了！

春水，

感謝你一春潺潺的細流，

帶去我許多意緒。

向你揮手了

緩々地流到人間去罷。

你要坐在泉源邊，

靜聽回響。

三，五——六，一四，二九三。

——冰心詩集。

伊底眼

伊底眼是溫暖的太陽；

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
我受了凍的心就熱了呢？

伊底眼是解結的剪刀；

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
我被鏽蝕的靈魂就自由了呢？

伊底眼是快樂的鑰匙；

不然，何以伊一睜着我，
我就住在樂園裏了呢？

伊底眼變成憂愁的引火線了；

不然，何以伊一盯着我，
我就沉溺在愁海裏了呢？

汪 靜 之

別情

一九三二，六，四，

愛我的我底你呵，

溫柔到比柔還柔的你呵！

你底豐韻是怎樣地娟逸，

怎樣地——說不出呵。

世界上沒有什麼能形容你了。

我知道我在接吻你贈我的詩麼？

知道我把你底詩咬了幾句吃到心裏了麼？

你從詩中送我的情愛，

更醉得我醺醺然了。

我昨夜夢着和你親嘴，

四七

詩 歌 選

四八

甜蜜不過的嘴呵！

醒來卻沒有你底嘴了；

望你把你夢中的那花苞似的嘴寄來罷。

我昨夜夢中得着你一封信，

信中的字看不明白，

只隱隱約約有些『愛』字，

望你把夢中的信重寫清楚罷。

我睡覺時，看見帳頂上有個你；

我飲茶時，看見杯中有個你；

我看書時，看不見書中的字！只見個你；

我上課時，看不見教師在黑板上畫的算式，

只見個你；

你爲甚東躲西藏；

只給我看見不給我捉住呢？

你爹這幾天在家不在家？

我時時想來看你，

但我怕管這樣別離滋味；

我至於不敢和你相見了，

見了再用什麼法別離呢？

不，別離雖是苦痛；

但是甘美的苦痛呵！

我叫我底魂今夜來看看你，

請你預備迎接罷。

一九二二，四。

——以上載靈的風，

海上吟

芷麗，你不要再啼哭了，

來和我奏一曲『罰我淪』；

我們虹樣的希望已深沉

在那渺茫的海外天邊，

你怎能到海底去撈針？

芷麗，你不要再嗟嘆了，

來和我唱一曲歡歌；

我們的悲哀和海一樣深闊，

我們的悲哀和海一樣黑，

你怎能使他乾涸？

芷麗，你不要再嗚咽了，

注 靜 之

來和我選擇一個葬處；

那浪花是美麗的墳墓，

我們快跳進去吧，

葬了儲藏苦悶的倉庫！

二，二七，於黑水洋船上。

聽淚

愁成了枕頭，悲哀成了被，

近來真是百無聊賴呵！

聽着淚珠寂寞地滴在枕頭上，

夜夜地聽，有些聽上癮了。

好像冷艷的淡素的白蓮，

纖弱的身子搖搖不定，

萎頹的瓣上落下淒清的露珠，

四九

詩 歌 選

落在凋殘的荷葉上；

好像秋氣茫茫的山谷裏，
樹木已失了青春的嫩綠，
枯黃的葉悄悄地飄零着：
寂沉沉地蕭蕭瑟瑟；

又像寒碧的天空裏，
星星靜靜地消滅了光輝，
不斷地一顆々地隕落下來，
滴在渺渺的流水裏；

感謝淚聲於此慰我寂寥，
我很愛聽這清涼的調子了。
願悲切的淚聲做我的輓歌。

送入我永久安寧的墳墓。

五〇

無題曲

悲哀是無邊的天空，
快樂是滿天的星星。

吾愛！我和你就是
那星林裏的月明。

深夕的根就是悲哀。

碧綠的葉是快樂。

吾愛！生在那上面的

花兒就是你和我，

海中的水是快樂，

——一九三三，秋末，杭。

無涯的海是悲哀，

海裏游泳的魚兒就是

你和我兩人，吾愛！

悲哀是無數的蜂房，

潘漠華

游子

破落的茅舍裏，

母親坐在柴堆上縫衣——

哥哥揮蕩揮蕩的手，

潘 漠 華

快樂是香甜的蜂蜜。

吾愛！那忙着工作的

蜂的就是我和你。

二三年，紅葉的秋天，杭，

——以上載寂寞的國，

弟弟沿着桌圍兒跑，

父親看顧着的微笑：

都縷縷抽出快樂的絲來了，

穿在母親縫衣底針上，

浮浪無定的游子，

五一

詩 歌 選

五二

在門前草地上息息力，
徐々起身抹着眼淚走過去；
父親乾枯的眼睛，
母親沒奈何的空安慰，
兄弟姊妹底對哭，
那人兒底濕漉漉的青衫袖；
一切，一切在迷漠的記憶裡
葬着的悲哀的影，
都在他深沉而冰冷的心坎裏，
滾成明瑩的圓球，
穿在那縫衣婦人底線上。

杭州，一九三二，二，二二。

撒却

涼風抹過水面

划船的老人低着頭兒想了。
流着淚兒，
盡力掉着漿兒，
水花四濺起，
他撒却他底悲哀了！
坐在磐石上洗衣的少婦，
依稀看着溪岸柳絲底影，
伊停着工作哭了。
忽又快手地舉起木杵
盡力搗那情哥底布衫，
水花四濺起，
伊也撒却伊底悲哀了！
頽唐的青年，
讓年輕的姑娘只管斟着酒，
一杯一杯地盡情地飲了。

飲到面紅耳熱的醉時，
就伏在那人兒底肩上，
嗚嗚咽咽大哭一場，
他也撒却他底悲哀了！

杭州，一九二二，三，八，

離家

我底衫袖破了，
我母親坐着替我補綴。
伊針針引着紗線，
却將伊底悲苦也縫了進去。
我底頭髮太散亂了，
姊姊說這樣出外去不大好看，
也要惹人家庭討厭；
伊拿了頭梳來替我梳理，

潘 漠 華

後來却也將伊底悲苦梳了進去。

我們離家上了旅路，
走到夕陽傍山紅的時候，
哥哥說我走得太遲遲了，
將要走不盡預定的行程；
他伸手牽着我走。

但他底悲苦，

又從他微微顫跳的手掌心傳給我了。

現在，就是碧草紅雲的現在阿！

離家已有六百多里路。

母親底悲苦，從衣縫裏出來；

姊姊底悲苦，從頭髮裏出來；

哥哥底悲苦，從手掌心裏出來；

他們結成一個縝密的悲苦的網，

將我整個網着在那兒了！

詩歌選

五四

杭州，一九三三，三，一

——以上湖畔

若迦夜歌

三月六晨

妹妹呀，當我像野鹿一般，
奔向那森林裏來會你，
無論是會着或會不着，
我歸來即狂寫我底詩。

會着了你的歸來，
我就把你底油髮，把你底香唇，
渲染在我底詩裏；
會不着你的歸來，
我就把我底淚，我底憂慮，

綴擊在詩裏，跳躍在詩裏，

妹妹，我們底愛，
是有缺陷的完全
所以我想將這些詩燒去，
也是留些痕迹；不燒去，
也是留些痕迹。

三月八晚途中

上午濃霧漫天，
我夢想故鄉在霧中，
夢想我母親在霧中，
夢想我情人在霧中，
下午細雨微微，
我夢想我故鄉在雨裏；

雨的故鄉裏，是住着
我母親和我情人。

明天呵，我願光明的天字下，
故鄉的鄉雲，喬仰着一樣
蒼老的高松，——那是我母親；
在那高松底陰陰下，開放着
我那羞怯的花蕾，——那是我底妹妹。

三月二七七朝

我靜思冥想，
我生前，你心是我底坟墓，
我死後，你心也是我底坟墓
你髮呀，就是我底墓碑。

說不盡的思戀，

潘 漠 華

走不盡思路底蜿蜒；
妹妹呀，遠離戀人的旅客，
是如何如何的日長夜長呀！

把我手指當做一把鋤，
盡力鋤我頭頂的荒地，
那是思念得莫奈何了，
狂亂梳掠我紛披的頭髮。

夜來了，我就狂跑，
茶店裏去吃茶，酒店裏去吃酒，
但不幸，在一般無聊的伴侶底中間，
又望見你底明眼來了！

靜靜的坐在牆角的籐椅上，

五五

詩歌選

五六

放眠在圍底黑暗的四圍：
這是如何的一幅美麗的圖畫啊，
一對兒女，偎抱在夜色裏！

獨自的出去，又獨自的歸來。
數盡路上的石塊，也拔盡
坐旁的迷迷的春草，
這是如何的倦人呀，妹妹！

馮雪峯

落花

片片的落花，儘隨着流水流去。

流水呀！

你好好地流罷。

你流到我家底門前時，

請給幾斤我底媽；——
戴在伊底頭上，

於是伊底白頭髮可以遮了一些了。

請給幾斤我底姊；——

貼在伊底兩耳旁，

也許伊照鏡時可以開個青春的笑呵。

還請你給幾片那人兒：——

那人兒你認識麼？

伊底臉上是時常有淚的。

杭州，一九三二，三，一，

清明日

清明日，

我沉沉地到街上去跑；

插在門上的柳枝下，

應修人

應修人

彷彿地看見簪豆花的小妹妹底影子。

杭州，一九三二年，清明日。

春的歌

二

東邊太陽西邊雨。

鷓鴣喚得更急了；

遙望你底家在朝霧的山下，

攀了楊柳，捏了一把柳淚。

——湖畔，

悔煞

五七

詩 歌 選

五八

悔煞許他出去；
悔不跟他出去。

等這許多時還不來；
問過許多處都不在。

西湖，一九二二，四，三，

溫靜的綠情

也是染着溫靜的綠情的，
那綠樹濃蔭裏流出來的鳥歌聲。

鳥兒樹裏曼吟；
鴨兒水塘邊徘徊；
狗兒在門口摸眼睛；
小貓兒窗門口打瞌睡。
人呢？——

還是去鋤早田了，
還是在炊早飯呢？

蒲花架上綠葉裏一閃一閃的，
原來是來偷露水吃的
紅紅的小蜻蜓！

野睡

岸草半黃而蘆花肯舞；
西風冷冷了秋陽是暖的。
悠閑的綠水引我來，
恬爽的草路留我睡。
你看俯下碧天了，
溫溫地伊將要抱我了！
淡淡兒的雪輕輕飛……

我是雲底尾。

我也輕輕飛去……

妹妹你是水

妹妹你是水——

你是清溪裏的水。

無愁地鎮日流，

率真地常是笑，

自然地引我忘了歸路了。

妹妹你是水——

梁宗岱

梁宗岱

你是溫泉內的水。

我底心兒他儘是愛遊泳，

我想撈回來，

燙得我手心痛。

妹妹你是水——

你是荷塘裏的水。

借荷葉做船兒，

借荷梗做篙兒

妹妹我要到荷花深處來！

——以上春的歌集。

散後

五九

詩 歌 選

幽夢裏我和伊並肩默默的佇立，
在月明如洗的園中，
聽薔薇滴着香露，
清月顧着銀波。

一九三三，三，

晚禱

——呈敏慧

二

我獨自地站在籬邊。
主啊，在這暮靄底茫昧中，
溫軟的影兒恬靜地來去，
牧羊兒正開始他野薔薇底幽夢。

六〇

我獨自地站在這裏，
悔恨而沉思着我狂熱的從前，
癡妄地採擷世界底花朵。
我只含淚地期待着——
祈望有幽微的片紅
給春暮闌珊的東風
不經意地吹到我底面前：
虔誠地輕謐地，
在黃昏星巖悔底溫光中
完成我感恩底晚禱。

一九二四，六一，

——以上晚禱，

周作人

小河

一條小河，穩穩的向前流動，經過的地方，兩面全是烏黑的土，生滿了紅的花，碧綠的葉，黃的果實。

一個農夫背了鋤來，在小河中間築起一道堰。下流乾了，上流的水被堰攔着，下來不得，不得前進，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亂轉。水要保她的生命，總須流動，便只在堰前亂轉。堰下的土，逐漸淘去，成了深潭。水也不怨這堰，——便只是想流動，想同從前一般，穩穩的向前流動。

一日農夫又來，土堰外築起一道石堰。

周作人

土堰坍了，水衝着堅固的石堰，還只是亂轉。

堰外田裏的稻，聽着水聲，皺眉說道，「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憐的小草，我喜歡水來潤澤我，却怕他在我身上流過。」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他曾經穩穩的流過我面前，我對他點頭，他向我微笑。我願他能夠放出了石堰，仍然穩穩的流着，

向我們微笑，

曲曲折折的儘量向前流着，

經過的兩面地方，都變成一片錦繡。

詩歌選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認識我了，

他在地底裏呻吟，

聽去雖然微細，却又如何可怕！

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聲音，

被輕風攪着走上沙灘來時，

快活的聲音。

我只怕他這回出來的時候，

不認識從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過去。

我所以正在這裏憂慮。」

田邊的桑樹，也搖頭說——

『我生的高，能望見那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給我喝，

六二

使我能生肥綠的葉，紫紅的桑葢。

他從前清澈的顏色，

現在變了青黑，

又是終年掙扎，臉上添出許多痠癢的皺紋。

他只向下鑽，早沒有工夫對了我的點頭微笑。

堰下的潭，深過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邊，

夏天曬不枯我的枝條，

冬天凍不壞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將我帶倒在沙灘上，

拌着他捲來的水草。

我可憐我的好朋友。

但實在也爲我自己着急。」

田裏的草和蝦蟆，聽了兩個的話，

也都歎氣，各有他們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亂轉，

堅固的石堰，還是一毫不搖動。

築堰的人，不知到那裡去了。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慈姑的盒

綠盆裏種下幾顆慈姑，

長出青青的小葉。

秋寒來了，葉都枯了，

只剩了一盆的水。

清冷的水裏，蕩漾着兩三根，

飄帶似的暗綠的水草。

時常有可愛的黃雀，

在落日裡飛來，

周 作 人

蘸水悄悄地洗澡。

十月，二十一日。

夢想者的悲哀

（讀貝爾的婦人論而作）

『我的夢太多了』

外面敲門的聲音，

恰將我從夢中叫醒了，

你這冷酷的聲音，

叫我去黑夜裏遊行麼？

呵，曙光在那裏呢？

我的力真太小了，

我怕要在黑夜裏發了狂呢！

穿入室內的寒風，

不要吹動我的火罷。

六三

詩 歌 選

燈火吸煙了，
心裏的微焰却終是不滅，——
只怕在風裏發火，
要將我的心燒盡了，

俞平伯

暮

敲罷了三聲晚鐘，
把銀的波底容，
黛的山底色，
都銷融得黯淡了，
在這冷冷的清梵音中。

六四

呵 我心裏的焰焰，
我怎能長保你的安靜呢？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病後。

暗雲層疊，
明霞騰有一縷；
但湖光已染上金色了。
一縷的霞，可愛哪！
更可愛的，只這一縷哪！
太陽倦了，

自有暮雲遮着；
山倦了，
自有暮煙凝着；
人倦了呢？
我倦了呢？

孤山聽雨

——以上載雪朝

即八月一日之遊

雲依依的在我們頭上。
小划兒却早嬾々散々地傍着岸了。
小青嶼，和靖嶼，
且不要縈住游客們底憑弔；
上那放鶴亭邊，
看葛嶺底晨妝去罷。

俞 平 伯

蒼蒼可滴的姿容，
少一個初陽些微暈她。
讓我們都去默着，
幽甜到不可說了呢。

曉色更沈々了！

看雲生遠山，
聽雨來遠天，
颼颼的三兩點雨，
先打上了荷葉，
一切都從靜默中叫醒來。

皺面的湖紋，
半蹙着眉尖樣的，

六五

詩歌選

偶然間淋了——

花喇喇銀珠兒那番迸跳。

是繁弦？是急鼓？

比碎玉聲多幾分前悄？

涼隨着雨生了，

悶因着雷破了，

翠澄的屏風烟霧似的朦朧了。

有濕風到我們底衣襟上，

點々滴々の嗒呀！

來時的划子橫在渡頭。

好個風々雨雨。

清冷冷的湖面。

看他一領蓑衣，

把沒篷子的打魚船，

划到藕花外去。

雲聲殷々的送着，

雨絲斷了，遠山綠了，

只留戀的莽蒼雲氣，

正盤旅在西冷以外，

極目的幾點螺黛裏。

一九三一，八，五，杭州。

小詩呈佩弦

微倦的人，

微紅的臉，

微溫的風色，

在微茫的街燈影裏過去了。

六、三十、

到紐約後初次西寄

一

薄陰本不願剪斷牠底綢繆，
微陽不樂滅牠底明媚哟！

可惜此地只有——

高的樓，方的窗，

淒幽的我底面龐

徒然的梳掠，髮蓬鬆在額上。

天開時，我知道，青是這樣湛湛；

雲生時，我又知道，白是那樣茫茫；

二十四小時中間，有一度西去的夕陽，

我知道得已太多了！

二

明靚的她，朦朧着的；

俞 平 伯

談着的她，且笑着的，
挽着黑頭髮的她，敬着的。

夜被喚回的時分，

夢被喚回的時分，

笑靨被喚回的時分，

搖搖的一顆心兒，

逐夜而去，

逐夢而去。

逐笑靨而去；

不知那裏去了。

只撇下孤孤另另的一個我。

曉色明到一方灰色的牆止，

井欄外，高高的天上，

六七

獨不到我底心上嚟！

，九，二五，夜
——以上四選，

憶

第十一

爸爸有個頂大的叫蓬。

天冷了，牠張着大口歡迎我們進去。

誰都不知道我們在那裏，

他們永找不着這樣一個好地方。

斗蓬裏得漆黑的，

又在爸爸底腋窩下，

我們格格的笑：

『爸爸真個好，
怎麼會有了這個又暖又大的斗蓬呢？』

第十七

離家的燕子，

在初夏一個薄晚上，

隨輕寒的風色，

颺々的飛向北方海濱來了，

雙雙尾底翩躚，

漸漸褪去了江南綠，

老向風塵間，

這樣的，剪啊 剪啊。

重來江南日，

可憐只有腳上的塵土和牠同來了，還是這樣的，剪啊，剪啊。

第二十一

小小的蘭干，紅着的，
蒲葵扇上，梔子花兒底晚香。

第二十二

亮汪汪的兩根燈草的油盞，
攤開一本禮記，
且當牠山歌般的唱。

乍聽間壁又是說又是笑的，
『她來了罷？』
禮記中盡是些她了。

俞 平 伯

『娘，我書已讀熟了』。

第二十八

紅蠟燭底光一跳一跳的。
燭臺上今夜有剪好的大紅紙，
碧綠的柏枝，還綴着鵝黃的子，
紅蠟燭底光一跳一跳的，
照在挂布帳的牀上，
照在裏牀的小枕頭上，
照在小枕頭邊一雙小紅橋子上。

——億，開明版

六九

詩歌選

七〇

朱自清

除夜

除夜的兩枝搖搖的白燭光裏，
我眼睜睜瞧着，
一九三一年輕輕地遶過去了。

除夕，杭州，

燈光

那泱泱的黑暗中燦耀着的，
一顆黃黃的燈光呵，
我將由你的燦耀裏，
凝視她明媚的雙眼。

一九三二，二，二二，

獨自

白雲漫了太陽；
青山環擁着正睡的時時，
牛乳般霧露遮遮掩掩，
像輕紗似的，
幕了新嫁娘的面。
默然在窗兒口，
上不見隻鳥兒，
下不見個影子，
祇賸飄飄的清風，
祇賸悠々の遠鐘。
眼底是靡人間了，

耳根是靡人門了；
故鄉的她，獨靈跡似的，
猛猛然湧上我的心頭來了！

二二，二，

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々空虛了。在默默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

朱 自 清

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忽忽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那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吃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裡過去。默々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忽忽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牀上，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歎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歎息裏閃過了。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

七一

的我能做些什麼呢？祇有徘徊罷了，祇有忽忽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忽忽裏，除徘徊外，又騰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什麼痕跡呢？我何曾留着像游絲樣的痕跡呢？我亦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亦裸々的回去罷？但不能平的，為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甚麼一去不復返呢？

三，二八，

別後

我和你分手以後，
的確有了長進了！
大杯的喝酒，

整匣的抽煙，
這都是從前沒有的。
喝了酒昏昏的睡，
煙的香真好——
我的手指快黃了，
有味，有味，
因爲在這些時候，
忘了你，
也忘了我自己！
成日坐在有刺的椅上，
老想起來走；
空空的房子，
冷的開水，
冷的被窩——
峭厲的春寒呀，

我懷中的人呢？

我們總是我的，

我却將你們冷冷的丟在那地方，

沒有依靠的地方！

我是你唯一的依靠，

但我又是靠不住的；

我懸々の，

朱自清

睡罷小小的人

（同住的查君從伊文思書館寄來的書目裏；得着「小

睡罷小小的人」下面題道：「Sleep, Little One」

朱自清

便是這個。

我是個千不行萬不行的人，

但我總還是你的人！——

唉！我又要抽煙了。

三月，寧波作。

——以上踪跡，

（這幅畫很爲可愛）

『睡罷，小小的人。』

明明的月照着，

七三

詩 歌 選

微微的風吹着——一陣陣花香，
睡魔和我們靠着。

『睡罷，小小的人。』

你滿頭的金髮蓬鬆地覆着，
你碧綠的雙瞳微微地露着，
你呼吸着生命底呼吸。
呀，你浸在月光裏了，
光明的孩子，——愛之神！

『睡罷，小小的人。』

夜底光，
花底香，
母的愛，
穩穩地籠罩着你。
你靜靜地躺在自然底搖籃裏，
甚麼惡魔敢來擾你？

『睡罷，小小的人。』

我們睡罷，

睡在上帝底懷裏；

他張開慈愛的兩臂，

摟着我們；

他光明的唇，

吻着我們；

我們安心睡罷。

睡在他的懷裏。

『睡罷，小小的人。』

明明的月照着，

微微的風吹着——一陣陣花香，

睡魔和我們靠着。

方瑋德

微弱

我在數天上的星

我問：『是那一顆星
正照着她的家鄉？』

星子不做聲，

這一夜

孫洵候

夜裏

是誰在喊，誰在敲門？

方 瑋 德

露水落在我的臉上。

我問：『是那個時候
你流過她的家鄉？』

水不答我話，

這一夜

沉默落在我的臉上。

載新月詩選

夜這樣黑，天這樣冷；

我開着門，我跼着望，——

月光耀着一地銀霜。

七五

詩歌選

七六

是誰在喊，誰在敲門？
夜這樣深，人這樣靜；
我敲着門，我擋着風，——
白牆上映一枝孤松。

是誰在喊，誰在敲門？
人這樣倦，夢這樣深。——
一截影子在門外怨
黑夜裏慢慢的走遠。

載新日

康白情

窗外

窗外的閒月，
緊戀着窗內密也似的想思。
想思都惱了，
她還涎着臉兒在牆上相窺。

回頭月也惱了，
一抽身兒就沒了。
月倒沒了；
想思倒覺着捨不得了。

二月九日，北京，

江南

一

只是雪不大了，
顏色遠染得鮮豔。
赭白的山，
油碧的水，
佛頭香的胡豆上。
橘兒擔着；
鹽兒趕着；
藍襖兒穿着；
板橋兒給他們過着。

二

赤的是楓葉，
黃的是荻葉，

康 白 清

白成一片的是落葉。

坡下一個綠衣綠帽的郵差
撐着一把綠傘——走着。
坡上踞着一個老婆子，
圍着一塊藍圍腰。
跨々地吹得柴響。

三

柳樁上拴着兩條大水牛。
茅屋都鋪得不現草色了。
一個很輕巧的老姑娘
端着一撮箕，
蒙着一張花帕子。
背後十來隻小鵝
都張着些紅嘴，
眼着她，叫着。

詩歌選

顏色還染得鮮豔，
只是雪不大了。

二月四日，津浦鐵路車上

乾燥

一

晴着；
風着；

杖兒，壺兒，凳兒倚着。
但他們却只無情地對着我。

二

鳥歌謳着；
李花開着；
雨雨的蜂兒戀着。
但他們却只無情地對着我。

七八

三

油菜澆着；
白牛底背上騎着；
纔黃的桑葉兒採着。
但他們却只無情地對着我。

二月二十四日，上海，

婦人

婦人騎一匹黑驢兒，
男子拿一根柳條兒，
遠傍着一個破窖邊底路上走，
小麥都種完了，
驢兒也犁苦了，
大家往外婆家裏去玩罷。
驢兒在前，

男子在後。

驢背上還橫着些籠片兒，
篋片兒上又腰着些繩子。

他們倆底面上都皺着些笑紋。

春風吹了些蜜語到他們底口裏來。

又從他們底口裏偷了去了。

前面一條小溪，

驢兒不過去了。

他們都望着笑了一笑。

好，驢兒不騎了；

柳條兒不要了；

男子底鞋兒脫了；

婦人在男子底背上了；

康 白 情

驢兒在婦人底手裏了。

男子在前，

驢兒在後。

四月五日，津浦鐵路車上，

天亮了

天亮了麼？

夜娃子嘎々地飛着。

我底夢醒了。

起來；

摸我底箱奩；

收拾我底行李。

月光從亮瓦裏透進來，照在我底帳鉤上。

夜來香隔着我媽底房子香過來。

媽呀！我怎麼樣捨得你？

七九

只是你把我錯愛了。

你怎麼樣不諒我底心？

你怎麼樣不想想你當年底自己？

你不曾也誤過麼？

你自己誤了還不足，還要誤你底女兒麼？

或者誰教你取償於你底女兒麼？

村裡底狗叫得好厲害，

雜着窗外簾簾的蟲聲。

我底行李取拾好了。

我底髻兒也挽過了。

月光也斜到粉壁上去了。

天大概要亮了。

屋裏都聳着模糊的黑影兒，

——怕啲！

屋梁上一炸，好像我嫂沒有睡着底嘆聲。

嫂呀！只有你知道我底心；

只有我底心知道你知道我。

只是你當初也太隨人擺布了。

從今後誰來慰你？

也誰來慰我？

願你珍重！

願我們都白慰啲！

鷄叫了。

老哇也離枝了，

我底心亂了。

窗上蒙着粉白的顏色，——天就亮了。

去麼？

回到牀上去睡麼？

鏡子裏隱着一個作難的我。

抽開門兒看看罷。

東方已掛上了幾片很淡的紅雲。

木樨花底香醇得我好嬾！

却是他香得怎麼樣自由！

噲，去罷！

梅子樹上底小鳥也驚起來了。

芭蕉底涼露滴在我底頭上。

哦，這是我手栽的，

是伴我讀書底密友！

芭蕉呀！爲甚麼你總對着我悶悶地？

你惜別麼？

我們今天不別。就終久不別了麼？

我底淚不能軟了我底腳，

你不要傷心。

康 白 轉

我望着你點點頭：你望着我笑笑。

你好好地長着喲，芭蕉！

你不要傷心，我去了！

六月二十三日，北京，

答五妹玉璋

春哥兒，我底么妹兒！

好幾年沒挨你底臉了，

你怕長得這樣高了呢！

你底信真寫得好呵！

你還記得我帶你去抓花生跌到堦緣下麼？

我一邊讀你底信，

我底鼻尖上和眼角裡一邊止不住辣。

我很恨我不能教你的書，

那幾年我愛抱着你親嘴。

六年後我回來還要抱着你親嘴呢。

六年後我回來或者你已經嫁了——

你會不會害羞？

我說，這是沒有甚麼害羞的。

你好好地讀書

好好地帶着晚讀書

這是……

春哥兒，我底么妹兒！

六年後我回來還要抱着你親嘴呢！

九月十日，上海，

一封沒寫完的信

四五個月沒有家裏底信了，

忽然接着她一封白紙的長信。

我便不忍讀他，

便安頓了一副熱淚去讀他。

字字的青椒，

字字的梅子，

——是一封沒寫完的信。

她說：

『七月十三日從九江底來信收到了。』

她說：

『你底婆老了。』

她又常常生病。

她成日家念着她底孫兒；

她成日家把臉沈着她底淚兒。

她好容易盼到你以回來，

她今你却不回來了！

她說，她會看不到你了！

她說：

『你底媽頹白了。』

她算着你今年要回來，

她天天總對我們說起你：

她說，你今天怕離了北京了；

她說，你今天怕到了漢口了；

她說，你今天怕到了重慶了；

她說，你今天怕要回家了。

她總把甚麼東西都給你留着！

如今却盼到你底信回來了。』

她說：

『你底大姐衰了；』

康 白 情

二姐還好；

弟弟已帶了小孩子了；

三妹底小孩子壞了；

四妹也嫁了一年多了；

五妹和六妹都長得這麼高了。

他們都眼巴巴地盼着你回來。

他們盼不到你回來，却倒來勸我不要憂氣！』

她說：

『你不要問我！』

你也不要念我！

我病了！

我底病重了！

你幾年來問我，

我總不敢提起我底病；

八三

詩歌選

我只怕你憂氣。

如今——

雖能小別十年呢！

我往回念你。

只想接着你底信；

這回接着你的信，

却又不像往回念你了。

我病了！

邵冠華

旅程

簾外的星光墮向屋頂，
幾個旅客在緊趕行程，

八四

我底病重了！

我就有些好歹我也心甘。

你給我寄底東西，

我也並不望你底東西。

我也不要你給我買藥。

我底病也不愛給你寫得。」

九月十七日。

——以上草見。

玲瓏的馬鞭忽地漏失，
池裡的浪花籠罩夜的紫影。
衰頹的老馬灑下老淚幾點，

葉片的墮地有如雨聲。

鞍上的旅客已經入夢，

池裏的月影移向街心。

雨聲裏

雨點把孔雀尾巴似的稻稈壓死，

雨點洒落在馱着夕陽的鴉背上了。

雨聲像噉啣爬向牆，

雨聲像蛾蟲在撲撲地振翼。

雨裏的思潮是靜默的——

如破裂的磨石下的流水。

搖籃歌

春天的花香真醉人，

一陣々溫風拂上身，

你瞧太陽移得多慢，

邵 冠 華

你聽蜜蜂在窗外哼：

睡呀，寶寶，

蜜蜂飛的真輕。

天上瞧不衣一顆星，

地上瞧不見一盞燈，

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只有蚯蚓天井裏鳴：

睡呀，寶寶，

蚯蚓都停了聲，

一片片白雲天上行，

像是些小船在湖心，

一刻兒起，一刻兒沈，

搖着船中高臥的人：

詩歌選

睡呀，寶寶，
你去跟那些雲，

不怕北風枝上吟，
放下窗戶來關上門，

王獨清

吻痕

呵，我的親愛的，你的臉上不是有我吻過的嘴唇？請你不要把他磨去，要讓他永久在那上面留存，因為這是我們的愛的痕印，愛的痕印，燈光下：我分明看見那被吻着的一塊。

八六

不怕他結冰十分冷，
紅炭火生在白銅盆，

睡呀，寶寶
趁着炭火還溫。

以上載小說月報

祇不住的閃着他柔媚的光明。

其實你當然也會留神：

即使把他從你的臉上揩去，

自然也會安放在你的深心。

好，就請你把他移放在你心的海洋裏的深深：

從那兒，我要聽去些迷人的歌韻。

一九三五，四，五，

燕志俊

戀歌兩首

一

噯々

芳女郎。

芳女郎，

願意麼，

只願一刻，

我的兩眼，

到你的胸襟上。

燕志俊

噯，

芳女郎，

願意麼，

我的兩眼，

到你的胸襟上，

我瞑目死去，

我瞑目死去。

二

芳呵，

詩歌選

你穿來的新衣，
像媚春的藍空，
不，藍空沒有那樣溫柔，
像暖香的春風。

錢君陶

嶺上

這是一個住着美麗的姑娘的山嶺。
在她底屋前有蕭灑的竹子迎風俯仰，
在她底屋後有蕭灑的竹子迎風俯仰；
閒雅的流泉在清淺的溪裏打滾，
羣鳥也常在樹稍清吟。

八八

不，也沒那樣溫柔，
像你的雙素手，
像你柔香的髮髻，
像你的語聲——
不，像你的哭一樣。

日出呢，
伊未梳的蓬鬆的黑髮在晨風裏飄忽，
用疎嬾的步武走到溪邊汲取那歡笑的泉水，
傾入簷下古舊的陶缸，
隨後，照例的炊起那屋頂的一縷穿天的早餐之烟。
伊每在灶下癡情地懷念那跋涉遠方的情人，
常忘了添加灶裏的柴薪而熊熊的火不時的暗下

來。

日落呢。

伊伸伸倦了的腮兒，

收拾了竹外那曬着的新鮮的青枝，

無意地在溪邊整一整散亂的黑髮，

倚住歪斜的柴門望望雲端的飛鳥，

一縷懷念跋涉遠方的情人的心意直馳附於飛鳥

之羽，

同在天半 映着夕日的餘暉一高一低地忙著翻

飛。

月上呢，

她記起在竹裏會着伊的情人，

恰好月光將竹葉竹枝雕鏤在伊倆的身上，

饒君陶

整個的山嶺都很明淨，

伊倆的心地都很相印。

今夜的月色依然如銀，

他却遠去後一無音信，

——說不定有了使他忘返的情人。

月落呢，

伊不過擁着滿室的寂寞而轉輾於枕衾，

毫無可以訴說復雜底衷藏的伊人，

將眼看那青春化成秋風裏的枯枝敗葉，

萎棄於囊矢之旁。

跋涉遠方的情人喲，

你豈忍心，讓我空過了一生，

抑或我待得太不耐心？

三五，四，六，於紫羅山麓

八九

程鶴西

晚春的歌

雖然斜陽的金光已漸漸地變淡，
也再沒有落紅飛到我們底身邊，

雖然只有飄零的柳絮

無情無緒地漫飛在這坡後，坡前，

姑娘啊，你也不要即景傷情，閒愁成嘆。

雖然消瘦的紅花現在已經疲盡，

綠葉的顏色啊已經漸漸地變深，

雖然一年一度的春光，

匆匆來，匆匆去，像燕兒掠過柳陰。

姑娘啊，你也不要閒愁成嘆，即景傷情。

趁這時蝴蝶都倦了，不在空中飛，

趁這時還有這戀人的一綫餘暉，

趁青蛙還沒鬧起大鼓，

趁着草地裡虫聲還是這樣地微，

姑娘啊，我可否把這歌兒給你唱一回？

牠不是夏天像戰鼓驚人的雷響，

也不是芳春的歌鳥歡噪着朝陽，

比秋風牠沒那樣悲哀，

比冬雪牠却也不是那樣地寒涼，

牠要像啊，就像你當着這殘春的悵惘。

也許你會爲牠灑落下珍珠兩顆，
也許牠竟使你更對這殘春難過，
但這都不是我底初心，
姑娘，就是這樣時你也無須怨我，
實在是這時我心中想不起另外的歌，

(一)

「親愛的姑娘啊，我絲毫不會瞞你，
我決不對你妄說我健康的消息。
這日來我完全是在病中，
而且現在啊還沒有怎樣的轉機。
但是親愛姑娘，讓我們
希望罷，望未來會有較好的時期。」

程 鶴 西

「你聽沒聽見在那周圍的田野裏，
不知名的鳥兒是在輕婉地歌啼？
看牠們是多麼快活自由，
牠們可以隨意地北到南，東到西，
牠們能在溫暖的太陽下，
追逐着落花，呼着伴，飛過那清溪。」

「但是我却只在病床上領略春天，
看不見花兒怎樣地颼々着笑眼，
看不見柳葉怎樣地苗條，
也不見春游的人們是怎樣欣歡。
我底春光啊只是在空際
悠悠的風箏，和一剪兩剪的春燕。
『今早晨他們來嘆息着說給我聽，

九一

詩 歌 選

九二

說昨宵的風雨打盡了枝上殘英；

他們都爲了那花兒惋惜，

嘆息着一夜間就只剩下了綠陰，

但我啊却還知都不知道

牠們是怎樣地開放，怎樣地凋零。

『想去年的冬天我們相愛的時候，

姑娘啊那時候我還是多麼由自！

我和你同在田野上奔馳，

想爲你覓一朵殘秋的菊花清瘦，

至少也要片半枯的黃葉，

但野外却只有雲花飄灑上枝頭。

『我爲你整天地盼望着陽春歸來，

那時我好打一頂花冠來給你戴；

我天天夢想要到了春天，

你我一定會更增加無窮的歡愛，

我夜夜祈禱春春的女神，

求他叫葉兒爲你綠，花兒爲你開。

『但是姑娘，春光却總遲々地不回。

檐角和溪邊看不見一隻燕兒飛，

好容易候到柳樹發新芽，

無情的病魔又已經纏在我周圍。

如今啊不但是海棠謝盡，

他們說過幾天就又要謝盡茶蘼。

『方才有一隻蝴蝶飛到我底窗際，

牠真像安琪兒那樣地無憂無慮，

怎得我們啊也和牠一樣，

只生活一個短々の快樂的春季，

青春時我們從蛹裏出來，
活在青春裡，還又在青春時安息，

『但今年是已經都完全過盡春光，
要在盼明年這日子是多麼悠長！

姑娘可否明天來看看我，

讓我從你眉頭，眼角，和你底額上

去想像，推求，我底窗外的

那紅花，綠葉，和鼓舞人們的太陽。』

可憐的人啊，他還在癡々地愛我，
不知死神已快從他底身邊走過。

天啊，我怎能愛個不起的

病人，他底來日早已經沒有許多；

可是我又怎樣好告訴他，

程 鶴 西

叫他不要再癡心，空惹自己難過。

（只要他還能和我們初見時一樣，

只要他身體還沒像現在地摧傷，

我承認他也是可愛的人，

也許我還願意受他早上的心房；

就是我真不愛他，我也好

明說，不會怕催滅這將燼的燭光。

（天啊，你讓我哄他在他底病榻上，

讓我再不忍給他添個致命的創，

可是天呀：你也得告訴我，

這樣哄他到底要哄到什麼時光。

他啊，他又在要我去看他，

他底信是寫得如此地哀婉淒涼。

九三

（但是我可眞怕再跨進他底房門，
我怕聽見他底喘息在我底鄰近。

天啊，你說我許他不許他，
假如他竟向我要求別時的一吻？

如果我不答應他的時候，
天，你也早知道他會怎樣地傷心。

（我怎能最後的一瞬還使你碎心，
我實說也不是毫沒愛你的心情，

但現在你叫我怎能愛你，
你總像願意我也犧牲我的青春。

森啊，恕我罷！我只能靜着，
願你能早在我懷中微笑着長寢。）

（2）

『親愛的姑娘啊，昨天是我不應該，
我不該叫你來看我這樣的病人。』

但我總很感謝你的好意，

我謝你竟爲我忍耐着坐到黃昏。
但是姑娘呀雖然這是你底好意，

然而牠只使我更覺傷心。

『我明知死的草不會再青，虫蛀的
枯枝也不該再有消受春光的分；

我知道燕子不在冬天來，
也不會爲秋天斑斕的紅葉留停。

但是姑娘呀，你是知道的，我實在
是無法來一旦對你忘情

『姑娘，你知道我不過是一個病人，

我沒有那些健康的人們底快樂，

既不能狂飲也不能歌舞，

不能在紛擾沈醉中將你忘却。

我能作的啊只是憶着你，憶着你，

來消磨我底病中的寂寞。

『我想着你底髮，你底唇，你底眼睛，

尤其是你從前對我那樣的愛情，

實在的，當我一想到牠時，

我這心啊就真要跳出我底胸襟；

我真願你就在跟前。讓我抱着你，

吻着你，一同都化作灰塵。

（但姑娘，你那我昨夜怎麼傷心，

我知道你是在害怕着我底肺病。

程 鶴 西

你不過勉強坐在我床邊，

你臉上已不見當我初病的溫情，

雖然我曾在你眼中發現了憐憫，

——這怎能滿足我空虛的心？

愛我哟，姑娘，還愛我和從前一樣，

交給我罷，交給我你底整個的心，

不要拒絕了我罷，因為我

已經付與我自己整個的一生，

姑娘啊，你不要活着，竟完全忘了

還有一個我在世上生存。

『姑娘，我要你除了我什麼都不想，

你底眼只是我底天空中的太陽。

我要你只在見我時歡笑，

九五

詩 歌 選

和桃花只在春天來才綻開一樣，

我願意只要我說一聲死，你就能

從泰山絕頂直投入大洋。

『但是假如你已不再愛我的時候，
唉，姑娘，那我就求你明白地招承，

雖然牠會給我多少痛苦，

但是啊總比受着騙要心裡安寧。

我知你有的是歌舞的伴侶，你就

沒有我也能照樣地歡欣。

『也許你會要驚呼着說我真自私，
真殘忍，不許你去享樂你底青春，

要你也過這愁悶的環境；

但是姑娘，假如你真有受我底心，

那你就必須這樣，不然啊我心裡

是決不會有滿足的時辰。

九六

『緊緊地緊緊地擁抱着我罷，姑娘，

也許我已經在世上活不了幾天，

難道這樣區區的幾天啊，

你還忍讓我咽泣着整天地悲嘆？

而且要沒有你底愛情，就是我底

健康恢復了那也是徒然，』

（我明知死的草不會再青，虫蛙的

枯枝也不該再有消受春光的分！

但是他何曾真細細想過

他自己，和他寫下的是什麼事情！

我是該伴着他底藥爐，不許對着

別人笑，也不許望望別人。

（我雖然還忍着不敢就使他傷心，他可已在怨人對他沒一點溫情，

好像我前天跑去是爲了

自己，結果却讓他底心裡不安寧。

哼，其實我真何苦，咽泣着的悲嘆！

反正吹不到我耳裡一聲。

（不過樊妮，你現在和他生什麼氣，

真是離此他在世上還活得幾天。

森啊，你始終是這孩子的

脾氣；雖然你現在正在把我詛咒，

我知道只要一束鮮花，立刻就會

使你再謝罪在我底跟前。

程 鶴 西

（唉，森呀，你真是孩子一樣地天真。我也知你是在一心地把我愛戀。

就是，我，何嘗不希望你好，

但這帝望啊，結果也怕只是徒然。

你是一片落花，在風中宛轉，他底

美麗反使人更惋惜春殘。）

（3）

『親愛的姑娘啊，這回都是我底錯，請許我懺悔罷，姑娘，你肯否許我？

是我底愛情牠使我自私，

你原恕我罷，這都是爲愛你太過。

不啊，不啊，我決不希望你

也在像這樣愁悶的環境裡生活。

九七

(去罷，親愛的姑娘，去跳舞，去高歌，我願你永遠和小羊一樣地快樂，

你說你一會都不會忘我，

但是我却願你歌舞時把我忘却，

那是你只該盡量地歡娛，

切不要想起我使你底情懷消索。

「最好的是我底病，漸漸地像有了

轉機，我是慢慢一天比一天更好，

親愛的，要等到重九時節

也許啊我竟能和你一同去登高。

我很想現在到園裏游散，

但醫生只許我當着這樓窗憑眺。

「今天我真是非常地非常地快活，

晉林一上午都在這裡陪伴着我！

而且我桌上有你送的花

房中的藥味都叫你底花香超過。

片片的柳絮在窗外飛飛，

牠們總讓我想起你舞態的婆娑。

「晉林告訴我，你昨夜散會的時候，

正是風寒露重，但你却穿着單衣

在清涼的月下走着歸去。

親愛的，我要請求你保重着自己，

免得等到了秋天的時候？

我們倆還有人受着病魔的侵襲。

「在那送花的信裏，你說你只慮着

我底愛不及你所想像那樣地深。

爲什麼你要這樣想，姑娘？

難道我還沒有交給你我整個的心？

但是姑娘，我不是在怪你，

我喜歡聽見你憂慮我們底愛情。

『還有這件事（不，你也許會要笑我：

我昨夜把你那封信竟帶上了床。

我真是快樂，我禱着上帝，

要我該死啊，就讓我死在這時光。

多可笑，姑娘，我怎麼會死，

就憑你還沒饒恕我前日的頑強。』

(4)

『親愛的姑娘啊，我是不得不去了，

雖然我已經說過不能和你離開。

程 錦 西

但是你鼓勵着叫我前去，

說等我病愈時你親去接我歸來。

『姑娘啊，我不知你底話是否真情，

還是只想使我早離開你底身邊。

不過我總是決定要去了，

我不願在這臨死時還惹人煩厭。

『我謝你在當初給我的無數快樂，

我也願還留着你所給我的悲傷，

這就是人生送我的賜與，

我要帶牠們走入我安息的墳場。

『牠們會在墳上生出最美的玫瑰，

那些快樂就是玫瑰樹上的鮮花，

九九

詩 歌 選

一〇〇

快樂失去了只剩有悲傷，
花癡落盡了時也就只剩兒留下。

『姑娘，我還願當着你深深地懺悔，
我懊悔近來總使你緘默着受罪，
我知道你已經早不愛我，
但你却不肯說出來怕使我心碎。

『謝你這許久爲了我假意地殷勤，
謝你這許久爲了我喜意地虛僞，
我感謝底苦心，感謝你
想在我死前給我的那一點安慰。

『我只怪我自己這個不幸的命運，
讓我不微笑着快死在你底懷裏，

反使你都候得不再耐煩，
只好婉言地勤着我往世外調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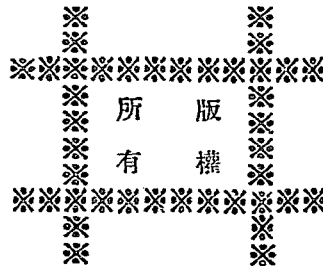
『從此讓我們別了罷，親愛的姑娘，
我也再不願聽見你底什麼音信；

只願啊能永遠地保存着
這別時你在我懷中最好的心影。

『姑娘，假如你聽說我已死在異鄉，
千萬啊，別爲我落淚，別爲我嘆息；
雖然你底心是那樣溫柔，
但是我風裏的落花值不得憐惜』

成於四月廿九日。

康德六年八月五月初版發行
 康德七年十月一日再版印刷
 康德七年十一月廿日再版發行



文藝名
著之八

詩

歌

選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七角)

編者 王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二段五七號

發行人 金 栢 昌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二段五七號

印刷人 孟 康 興
 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五段一三二號

印刷所 振 興 排 印 局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二段五七號

發行所 文 藝 書 局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二段五七號

代售處 全滿各省各大書局

82

101044

12

16



北
方
に
こ

敬
文